# 楚辭聽直

序

入刑曹即析陶詩扶日而畢端陽已屆矣言念正則被讒伐劾與鈞黨壽比講學亦禁殆侶同况屈焉伐諸余焉亦諸取小奚所齎進兩架書抽楚辭朗誦之更廣繙

諸詁衹斤斤字義間互曲折所係玄
屈子本懷不知尚隔幾里曰於是日先
指九歌咀且繹焉以其篇短緒易
尋也每一題裂數寸殘楮作蠅頭字
畧評十數句多或數十視昔詁有加頗
自憙漸裂漸足之錄帙踵事九章遠

箋乃徐徐理離騷繫篇長緒亂未敍爾之故既箋而遠遊繼之遠遊之意與句多與首篇之發近緒綜於得一例通於知之也卜居漁父以其顯淺爲注姑置焉天問之始置又以其淆雜難注留實後勁分計告箋之候九歌九章十箋

於仲夏季夏騷經遠遊竣于初秋仲秋補訖姑置則卜居漁父以季秋之朔一日而畢獨天問未之及其中作而輟輟而作凡數端嘗九歌之初拈偶自遣愁耳未嘗以示同黨亦未嘗預計日必成全書促之使作而勿輟者則方密

之也容之新第尊人仁植乃先生余不

嶽因入省偶遇余寓見停楮徐生寓綠

為蟻屯蝎目力睨之大叫謂未曾覩是云

生平受業于師因鑽研久顧際未暇

披乃于茲地逢謀面哉嗣遇入輒遺

遇問彰箋以何逢余輟筆諄之囑

曰此千古大事頗勿休以是得底於成
之不能速贍費時日則呂諸紳之往來
及粤同黨葉閏山之詩問之也繫之中
自九似以及初命圖一不備從此亟訪故
書多輟綴夏後而燦初着孫伴秋
潤山化私懷之三十律每一律就夜帥

余門商權於度字之間十數易乃去則復輟余亦繼賡遂以詩之從為發之掇焉其見余作而太息於天人之際者石齋先生也正值研注騷經石齋偶相過頓感曰是迺不祥之書哉少喜讀是動輒擬之曰此不諧于

皆謂造〻爲宜山岸魁子又砭〻註〻稍
參嘆曰既同入獄矣夫何諱何避焉
本經均勸人以忠孝凡書擧非祥也安
詎得阿世〻祥書而讀之后高領之
而、吞其哉之改綴而勿作者同年壹
東匯述註篇既畢擬以緣抄專力

於籤註之天問顧抱病羸甚知交
問者僉督著書求厓尤為切慮貽戒
愛閱吳問於篋內投喙架上他帙竟
歷三冬不敢復為全騐計蓋作擬之情
當人事而屬於是備矣其在人事之殊
但感余往又似畏氣化者獄中之嘯鬼

也入秋以來每至更靜析鈴道中鬼輒悲嘯風雨彌慘往來于同繫之屋後聲聲不絕將及余室一二丈則輒寂既過復如之余或指筆或諷誦或卧不能寐夜夜甚焉嗟乎以余之不獲譴于世而獲尊於鬼感耶畏耶鬼實欲之甚

如余之發才不能以獄鬼續山鬼奈何臘初
釋獄開春入淮為前後令借支旁牽坐
聽編戶之競輸復届端陽催補天問群
謀梓行則淮上諸門人也渼仲夏之月
補註始就又歷次年梓始就因錄二年
始末以冠之騷譜也即余他時年譜也

嗟乎羅織者以為鉤黨之嚆而余乃藉
為著書之福幸甚至哉河臣題參
在余尚未出獄時指摘後令邀稱經余
兩代肯人追補未半者又復移借非為
余發閣臣票擬謂黨獄之人不妨要
過庶傳後今未滅乃肯韋余余亦以藉

幽棲遲淮上士民紛為償逋藝寫其操守之憂逸然所累併得補謫天門爰登剞劂豈獨余之重幸實騷之幸天下事固往往不可測如此是時同黨衛次賜環矣上官大夫或譏無縣身虜不祥之書轉而為祥斯則世運之幸

也

崇禎癸未晉安黃文煥自識

楚辭聽直凡例

離騷下、舊有經字、王逸本、朱子本皆然、今刪之、洪興祖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耳。非屈子意也。此論良確。王逸釋離騷經之義曰、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也。夫尊騷比於五經。故以經名。若釋經爲徑、歸於原之自名之。牽強彌晦矣。然騷之稱經、不從逸始、又非原始、將誰始乎。曰始於漢武帝時、逸稱武帝使淮

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當日重詞賦之學。自宜宗騷尊
騷、特以經名之也。
遠遊以及天問九歌卜居漁父九章、王逸本、俱繫傳字
於每題之下、朱子本無傳字、而加離騷二字於每題之
上、今所訂者傳與離騷、槩從刪焉、逸之繫以傳也、首篇
爲經、則他篇自應爲傳、傳之名。意亦非逸。始淮南王只
作離騷經章句、班固賈逵亦只作離騷經章句、皆不及
諸篇惟視經爲綱傳爲目故詳於綱、略於目、傳之名。蓋

從淮南班賈俱已有之。朱子加以離騷二字、二十五篇本均稱離騷以其義槩從離騷中出也、去傳字而加離騷猶夫稱傳之旨也。譬諸莊子之外篇雜篇總內篇之註脚也余之不繫以傳不冠以離騷、蓋曰屈子之意未嘗不卽後申前未嘗不以此貫彼。固分之而亦經亦傳。合之而總屬離騷。無所不可然其所作、首篇在懷王時、餘在頃襄時屈子業自判其題。各不相混矣。胡爲贅而繫之贅而冠之、必令附麗耶。余還其爲屈子之初而已。

從劉向時、定屈子七題爲七卷、而以宋玉之九辨招魂、景差之大招、賈誼之惜誓、淮南小山之招隱士、東方朔之七諫、嚴忌之哀時命、王褒之九懷、向所自著之九歎、每一題稱一卷、合屈爲十六卷、王逸註騷、又附著九思、爲十七卷、余嚴汰焉、以其詞之與原無涉者、不宜存也。小山見也、卽或詞爲原作、而其意其法、未能與原並驅、不足存也、惜誓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是也。九辨爲從來所共賞、玉之旨、因騷有啓九辨與九歌之句、欲

以是補之與九歌等。然詞在法不涉之間。意與法在[illegible]並未能並之。除勦襲句多曲折味少亦不存焉可矣。二招之獨存。而又先大招於招魂何也。王逸之論大招。歸之或曰屈原。未嘗以專屬景差。晁氏曰詞義高古。非原莫能及。余謂本領深厚。更非原莫能及。則存大招。固所以存原之自作也。招魂屬之宋玉。而太史公曰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又似亦原之自作。則存招魂。亦所存原耳。郎招魂從來屬玉。大招未必非差。而其詞專

爲原指。其意與法。足與原並。則固足存矣。宜存矣。此豈他篇所可比。若唐宋以後所增之續騷、贅附愈甚、置之不論可也。

評楚辭者不註、註楚辭者不評、評與註分爲二家、余於評稱品、於註稱箋、合發之、以非合不足盡楚辭之奧也。品括大槩、使入易於醒眼。箋按曲折、使人詳於廻腸。品之中、亦有似箋者。然係截出要緊之句、不依本段之次序也。至於箋中字費敲推、語經煆煉、就原之低徊反覆

著又再增低徊反覆焉。則固余所冀王明之用汲。悲尤
位之胥讒。自抒其無韵之騷。非但註屈而已。
余所糾繆、槃屈于深古、與其作法之所在、從來埋沒
未抉、特爲剟拈焉、凡複字複句、或以後翻前。或以後應
前。章法所關。尤倍致意。其餘字義訓詁、每多從畧、業有
王朱舊註、人人易攻、不欲以襲混剟也。且前人有美。宜
歸諸前人。不欲總斷之而掠其美耳。
朱子、因受僞學之斥、始註離騷、余因鉤黨之禍爲鎭撫

司所羅織亦坐以平日與黃石齋前輩講學在爲下獄經年始了騷註屈子二千餘年中得兩僞學爲之洗發機緣固自奇異而余抱病獄中憔悴枯槁有倍於行吟澤畔者著書自貽用等招魂之法其懼國運之將替則實與原同痛矣惟痛同病倍故於騷中探之必求其深入洗之必求其顯出較諸朱子之註騷抑揚互殊正以與朱子逍遥林泉聚徒鹿洞苦樂迥殊也非增僞學不獲全關眞騷上天之意固自如是人何尤焉

楚辭更定目錄

楚辭卷一

閩黃文煥聽直

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降叶洪

品開口讀系初開字字血誠抱許多哽咽藏許多根緣與後人襲套敘姓不同至以矢死之身追初生之

六月某日某月某年詩思墜地作此結果數得頭應
念得淒涼通篇最慘在此正則起下從咸遺則靈均
起下呼君靈脩創造稱呼之中意有寄託語各映帶
以靈巫雲暗寓宗臣之一體也以正則映起則尚不
從彭咸而苟免焉失則矣此於邪矣烏乎正
變祇言盡忠尚有可諉曰事是君者非我獨也縱不
得志何至求死迨適所門出則爲宗臣休戚存亡誼
形獲避此不得不盡忠之前因也數月日而自發論

然又於吝名本字之外、別創美稱焉。既已許身[illegible]
何得偷生苟前顧名思義、當生之日、便是盡瘁之日。
旣爲臣不忠、辱其名矣。辱其孝矣。此又不得不竭忠
之前因也。遠以光宗、近以慰考、忠也、即所以爲孝也。
忠孝兩失、而欲靦顏以立於人間、可乎哉。此原所以
未死而嘗死也。嗚呼讀原之開章、而明哲保身之
論、瞿然失所壓矣。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

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

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能叶耐 莽叶姥

品既有又重、與下既滋又樹、相吸。若不及恐不與、與

下俟時將刈、老將至、日將暮、相吸。

箋內美言質脩能言才、有質無才。蘊於內者無以善

措於外。故才與質不可不合也。特其才質不加功焉

質將易虧、才亦速敗。兩合之中又且兩傷矣。扈且佩

焉、所以從質增才。有加而無已也。加功之法不容一、

刻之少遲。不吝一處之有漏。消分惜寸。追彼歲[illegible]

求在山。責吾採擷。以課朝課夕。一刻不曠者。爲追歲年之方。以搴阰攬洲諸處。遍蒐者。爲廣採擷之術。庶幾得之矣。木蘭樹高數仞。去皮不死。宿莽一名卷舒。去心復生。歷大時則兩者皆可以經冬。受人患則兩者皆可以無慮。在衆芳中最爲久固。此視蘭離芷三者又超一格者也。原之所以尤惓惓於朝夕也。篇後言蘭蕙江離皆有變。而不及木蘭宿莽。蓋或久或否

之不同。原之察、物、理、以抒辭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棄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品既曰不及不與、其以朝、夕、及之。又亟曰不淹恐暮、欲以馳、騁、先之。不先、將、終、不、及也。複得可憐棄穢、起下哀衆芳之蕪穢。不改度、起下競周以爲變、又起下君之中道而改路、時俗之偭規矩而改錯。從[illegible][illegible]之

此作通篇總挈之綱。下字下句、布意布陳層層以立後來照應之案。而先路二字則尤騷經全篇之輿議屈子一生之本領救世大眼孔濟世大手段胥於此拈出下文得路改路捷徑險路相道復路步步回顧。

箋恐不吾與者終不能吾與也。忽然而已丕淹矣已代序矣無繇復恐不與但有自恐而已美人原自謂也草木零落懼衆芳之未得採也歲月日以去則遲

暮日以來在天者不能留在我者無可延真堪長嘆也嘆遲暮而終須遲暮懼零落而終須零落將如之何有暮年有壯年有芳候有穢候方壯而豫易者撫已自省所謂撫壯也即老而心益壯則可以不待撫壯而空憂矣衆芳同在零落之中所謂穢也落英落益贅焉貫焉則可以不至蕪穢而空悲矣傷芳之懷治終以焉則不改度之說也道引也引君以行也先路者體國經野先一著則非事可為後一著則事

難形也。經世貴有妙手。觀世貴有明眼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在叶辛 茝音彩 被音披

品曰三后曰堯舜曰桀紂敘次皇帝王遞降世代層節甚明原以高陽爲祖錄高陽祖三皇時相遞續相接者也遡芳最先孰先於此堯舜舉在後矣承上先路特論甚確下字有因或以爲夏商周三后或以爲

楚三后、夫原欲次之因矣。豈惟紉、蕙前紉秋蘭、得路、

應前先路、

楚三后、指三皇也、因述堯舜之遵道、故撮三皇也、三

皇先堯舜而關路者也。堯舜遵三皇而得路者也。天

地別而德義之標立、三皇固衆芳之始祖矣、曰純粹、

又曰雜、雜之而後可以得純粹、雜之而後可以得粹也、

純粹必須衆、衆必須雜、雜亦芳、易散一、一種易盡、非如是、

不足以謂之也。原之自許曰、扈江離與辟芷、紉秋蘭

以察佩原之稱三后曰雜申椒與菌桂豈惟紉夫

此原所自負者視衆人高一層視前聖又低一層矣

古皇之妙道無盡在我之芬芳恐尚淺也耿光介大

也文物至中天而始盛故三皇之後專言堯舜也道

路自在善遵者得之能光則不至冥趨能大則不墮

小徑故得也猖披衣不暇帶也安詳者有餘淩遽者

細序躐而求捷則心事路脉失其光矣既入捷徑必

至窘步失其大矣此亂王之所繇倉皇也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際叶疏怒

叶努舍叶恕

品豈字恐字忽字及字及字固知字夫惟字句句韻

揣摩根有餘滋爾也字尤爲發揮長嘆使人讀之州
然眷戀起下數聲字寒召法夫前脩我之自臨患也
譽朝誶而夕替則世之予我以患也汝何博謇而好
脩文類之所共知其爲患也忍不能舍起下余不忍
爲此態忍尤而攘詬爲能忍而與此終古成言有他
起下縮言導言悔適起下九死未悔余初其猶未悔
數化起下荃蕙化茅將俗變化君以悔謀政臣以未
悔罰罪此相反者也君以數化亦下下亦以化茅變

化從君此相因者也
變三皇有衆勞之道堯舜避之桀紂有覆亡之徑黨
人避之幽昧失光險隘失大窘步又將在斯矣若余
大地與眼皆靡騁之憂黨人乃欲偷取須臾以為堂
處之樂也嗚呼彼人是哉路之既設向所恃乘騏驥
以道君者不可恃矣余雖不敢畏勞焉之良恐不前
以啟路之錯皇輿之敗績必矣前之矣顧在於先路
務躬前王之勝蹟今忽壽秉替不敢復言矣余去齊

於先之後之卿以救敗得及前王之餘跡而躍其後塵足矣甚哉黨人之以他路誤君也使君而不自從猶可及救乃若之疑信競爾反嘗也我之恐皆呼天祗有獨知也甚安之路坦坦在前從彼黨人幽險是即始未嘗不適而中以改也始未嘗不信余而卒以適也一迷尚有醒時一蹶尚有起時迷而醒醒而復迷蹶而起起而復蹶未如之何矣天下事永不可爲矣此不於余情之可賞而數化之尤可傷也甚哉君

之以改路自謨也其曰齊怒者謂如爐火而來發也即含怒之說也其曰靈修者原自矢以好修望君以同脩也曰黃昏為期者一日之辰至黃昏而將終此時之期不踐將日暮而無繇踐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叶米

前曰既曰又要謂予昔之日矣但敘樂擬不足言矣

前後照應。緜邈入深。法度森嚴。不善讀騷。而因騷復生。誣騷矣。章法純以複處爲首尾。宗同而意各異。不知蔡其首尾而曰騷文奇下無首尾也。益誣騷矣。

二百四十步爲一畝。十二畝爲一畹。五十畝爲一畦。自畝則兩畦。九畹則一百八畝。蕙多於揭車留夷蘭。又次於蕙芳最甚者培之最多。衡芷易生錯雜無數。不待分界培護。下字各具斟酌。

楚江離也。辟芷也。秋蘭也。木蘭宿莽也。天地現成之

芳也山水之所散鍾也畹也畝也畦也人功手植之芳也家圃之所聚培也散者不厭其各妝之故言江言蘺言芷言洲聚者不厭其多種之故言百言九而又言蘺也前之採芳爲矢顧此則又加功也但恃大也不藉人力芳有謝矣故功不可不加也既滋又樹可嘆自憐費多少精神竭多少氣力也三后之爲衆芳主也蘺椒桂也此復云余之爲衆芳主也蘺蘅芷也自憐亦自矜滋多少芬馨長多少榮偉也不言之

而但言枝葉峻茂葉盛則花自盛此種樹之心矣
且香艸或以葉香固不盡屬花也則若藏在亂艸木
不能不零落萎絕則香枯則之香亦枯有榮必有萎
直理如是豈足深傷然吾不忍其萎也與他艸同蕪
穢也故萎而香枯寔則而枯也枯同穢不同也惜香
之意不以香歇而賤視也且吾功存焉尤深自惜耳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
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

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　索吁素

品競進趨下進不入以離於彼能進。我偪不得進。求索趍下上下而求索彼有彼之求索不肯厭。我有我之求索不得遂與心趍下偪心彼愈與。我愈屈。脩名驗若爲名初生而錫以嘉名者。乃老至而無所就。字字庄脉

逆前言黨人之誤君。此又言黨人之妬賢。將之競媒。尚嬖勞救先後馳武有人任之助無媒容之患仮遠

美歟皇歟之致績可恨可傷就甚於此競進不敢引
貪婪之本末也恕己量人諸不自責己之無厭而望
度他人或與己同競也既懼同競必施排擠行排擠
之術淺淵湏漲而起排擠之機則最速與心者一鬭
而心減起必不能一刻容不待我之開罪也各興心
若情狀肺肝忽然勃然不謀而同亦不待彼之合商
也馳騖追逐則我與競進等矣故曰非急也既曰非
急又恐老至我自有我之不容緩而又不肯與世人

同急也。冉冉之嘆、則向所謂遲暮若不及者、恐其至者、今竟將至矣。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英叶央、纚叶徙

品因挨三后之衆芳。生出畮畹畦雜、淼、摹、擬、之、所、未、備、臣、哀、衆芳之蕪穢。未出飲餐結貫矯索、補、綴、刈、之、所或遺、章法遞進。前以萱心撥搭、此以哀心收拾收

於之哀心專在凋零故凡易于衰落者孜孜然[illegible]之即猶不落英猶懼其或落也汲汲然務飡之饑渴所資惟香是藉竟以香為性命非獨沈佩矣不解原此意而致辨于菊英之不落與別種亦有落英者抑何謬也信姱練要又從前面紛有此內美後而紛有此姱節佩纕繽紛其繁飾將繽紛以變易生出非練無以練要非紛然以供練不能練而紛或至于變姱美自供慰之所在矣文情最深

遂此承婁絕燕撮又開一惜芳之法也從前層之級
之摹之摘之湛之樹之俟時刈之務期芬香得當一
用香惜之于未凋之先也迨至既凋蘭露之屑也豬
延之落也崖荔之散也桂蘭之飄零胡編之萋斷也
色殘香殘嗚呼已矣無可用矣欲佩之則味已歇欲
刈之則時已逝棄而置之莫我心惻矣于是從根恨
之中又作憐惜之計向燕撮之候又作收拾之方耕
吞自知辛酸自茹血自吞也胸自擗也飲蹙殘落淵

久以之以寫吾恨以寄吾情可謂無聊之極矣而又
篇自標題文之沙美名曰信妗以綠要綠之道有二
凡芳從鼻受者也隨風而來亦隨風而散飲之發之
僅從口受如此可以綵風扼風之要而不爲風所分
一綵也凡佩芳從身受者也未霜而禁既霜而摘飲
之發之俾從心受如此可以綵霜扼霜之要而不爲
霜所病又一綵也頗領何傷者悟芳之懷原非爲求
飽之計也而又憐惜務廣收拾務盡必不使有一之

或遺凡屬既淈纍而聚之結焉貫焉矯焉紉焉取資于他類則覓各木之餘根爲結貫之用取資于本類則覓胡繩之香艸為矯紉之用莫吾珍也苟吾自珍也莫吾賞也苟吾自賞也如此之謂哀蕪穢如此之謂不棄穢

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

次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叶弗悔叶韻

品非世俗之所服起下復修吾初服不周于今之人

起下競周容以爲度何方圓之能周哀民生起下察

民心覽民德相觀民之計極替申二語總收前面言

芳之旨文陣畧一小住

箋既已自矜又復自嘆惜芳之懷與古愈近去世愈

遠有所詳者必有所缺不周之病豈敢復辭苟利社

稷投水以諫吾願依之矣與言及斯抵掌攤躬健心事可以直遂及蒔採佩國香日陳於王前隕落毋嗟下草莽豈待言及不祥而民生多艱脩姱難恃我好之人或詬誶之如之何或好脩反得替我之所無如人何也被替仍牢人之所無如我何也蕙纕則即始之紉秋蘭以爲佩種種佩芳之說也擥茝則即繼之擥木結茝一一惜落之事也芳不能不落天人偏慣捐佩所謂替也落而仍收其芳在我不忘無忘所謂

申也。安之中心。矣以死守恭自嘆之後又自慰矣。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熊叶上宜反

詬罵黨人曰險詖。怨靈修曰浩蕩。險詖故不能以大道匡君。浩蕩故不能以小心察民。字法互映。以衆女

擯黨人起下佚女二妃、獨此時不忍此態、慘甚、羨甚。兩也字又一遣筆噴調前吞聲而悲此放聲而哭。箋既已自慰無復可怨而又不能不怨也矣芳九死、總爲靈脩之故、吾方日哀夫民生而靈脩乃不察夫民心、心之不察生何以聊馳於浩蕩者必不足於詳細病根深矣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終如是矣重之以黨人娥眉見嫉謠諑相加、吾依前修口以拙彼依時俗日以巧誤靈修以啟路國之不幸背規矩以改錯

從之得計也追曲者惟曲之是追如恐不及也從其墨則直背繩墨則曲忽奔走以先後者原之所欲追也忽馳騖以追逐者衆人之所欲追也以此為求周求容之術我不改其度而彼以善改為彼之度其如之何哉嗚呼彼衆我寡困窮莫獨受矣將悔而效之乎寧死不忍為矣有必當忍者二焉前之忍而不能含後之忍循是也有必不忍者二焉此之不忍為此態後之焉能忍而與此終古是也上言不周於今之

人千古之君子嘗疎不及小人之嘗密此曰兢周爲度小人之密者愈密君子之疎者愈疎矣

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安叶一先反

品異道起下相道前聖所厚起下依前聖前世與此特緊相應死直與追曲緊相應埋障能遮闌苟能近

發既巳自嘆侘傺又復自解鷙鳥不能與凡鳥爲羣

因窮應受豈獨此時前世然矣彼澆周而我不同
固有能有不能也方圓無互替之手共所繇來消與
之異耳吾法耿介之遵道彼之道在險隘發願既殊
使倆互别豈堪相安於各得哉彼之氣焰既張我之
心志難舒自屈自抑抱不忍爲之情而又有不得不
忍之痛以此獲尤不能不忍而受也若舍此蒙詬不
敢不攘而去也甘死直所以忍尤伏清白所以攘詬
彼自追曲我自死直貪婪清白馨穢天淵今人薄之

前聖厚之足矣足矣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服叶洲[illegible]
昂止息退、修說得氣索。高冠長佩、又添得意、把定於。
悲于抑揚、昭質與窮人幽隘相應、彼以幽我以昭、非
菲彌章、又與昭質未虧析亦彌章。則愈昭、矣民生各有
所樂、與哀民生之多艱相應、與在此樂亦在此。語受
禍則堪哀語好修則堪樂、哀樂固無二致也。
變既已自解、又復自咎九死其未悔者。忠臣之志也、
身死而無益於君。死有餘恨悔相道之不察者、良臣

之顧也改路在君謀君以改路在小人此君之咎也君之迷也小人之迷君也小人之咎也原有何迷原何待復哉而慄焉總引以爲己罪吾之相君以嘗道者作用未深機關未審改使黨人得以敗之君之迷即我之迷耳君之路改我之路荒矣君之輿敗我之車窒矣引頸佇立思所以反堯舜遵道得路再求回車復路庶幾及前王之踵武不克遂志者及行迷之未遠猶不致乘說乎蘭則有皐椒則有丘途[illegible]

也令馬而徐步不敢遽也身馬而疾馳不能
念交起愛止息于芳林之下乃非卒不可爲道卒
可復進靜言思之進而得入尤可恐也吾之恐尤甚
入而悟君也不入而祇以離尤恐無益也競進之術
非我所長但有退而已吾之所服者原非世俗之所
服吾自脩吾初服而已初服維何芰荷可衣也芙蓉
可裳也吾之芳不得用於世乃益厚于身製之集之
苟自知而已矣服之既具冠益選其高佩益選其長

不以不吾知而降志辱身也。有蘭佩焉有玉佩焉長余陸離佩玉之志也。有蘭佩又有玉佩。故曰雜糅也。向之所云雜杜蘅以香雜香此以玉雜芳也昭質者質則白而易見也。猶未虧者爲後之或虧志感也。爾變玉折則竟虧矣茲其猶未之晨也。具此未虧安往。不可延佇將反者復反顧而游目將反則尋思宗國。遊目則奇志四荒佩日添而芳日章。愁慘之中所樂自在可以悔不肯以懲毖於自咎之餘又津津自負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予叶與野叶渚

品從前自負壯氣干天。忽入女嬃倫兮相壓啞口難

游但有陳之重華耶下文勢兼語已盡之中借女須作一轉關便可移而他訴下而陳辭上征占氛占咸總從女須一詈生出布陳幻絕

迄既已自負倚恃前聖薰人嫉妬志士所不問有前聖自可壓薰人體辭真不足懲也忽逢女須搆詈無所骨肉涕淚情景不堪即有前聖來易以壓至親體辭又以懲懲矣須之舉鯀指顓頊五世而生鯀屬原同出顓頊之後故引本宗以爲戒也柔死曰殀誰以

無死而不得盡其天年。是則骨肉之大懼矣。特立之人其勢必至於是也。原自負曰死直清白。前聖所厚。嬃曰悻直亡身。前聖所誅。原之自負曰佩纕紛其繁飾謇謇不能含好脩是嘗紛有此內美得意在此。嬃之言曰汝何博謇而好脩紛獨有此姱節受罪正在此。無辭以對其姊矣。原之自負曰非世俗之所服退將獨脩吾初服欣然以為能判在此。嬃之言曰判獨離而不服罪其判在此。又無辭以對其姊矣。

兩情相關切則理有所不得辨豈敢以姊之言爲非
但有慨世之不察不聽而已然則依前聖以節中毋
爲不及毋爲太過庶幾不遣姊之憂又不叛聖之訓
所謂可解從前之經歷于茲可明予無詞以對姊者
竊欲有詞以對重華是所欲就商也齊誅婞直之鯀
而非誅忠直之臣是尤所欲就商也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衖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家叶姑　差叶蹉　輔叶甫

品彙數古昔綴言之長言之詞愈覺悲愈促矣章法

善于取藝用失家衖用夫顛隕用之不長苟得用此
下土孰非義而可用五用字遞相映發
篇此至浪浪皆陳詞之言也事在重華之後者重華
之所未知故歷舉以陳也帝降而王三代遞興無亂
不備中天之帝豈知後世之月變一至是哉使舜而
一一開之湘濟濟下與悲世憤俗不獨原與堯舜得
路原所並稱詞不陳堯而專陳舜者蓋帝降于自舜
始也其獨詳於夏桀也謂亦猶舜也舜受其子之不

肖不堪以付天下。受託之禹乃未再傳而禹之孫不復繼禹之緒矣。武獨爲之整飭窮促爲恫矣。嘆五子之失家原以自比也。宗臣與國共存國破而家亦亡憂國所以憂家。未開有獨存之身也。是則所可對女須者也。五子之作歌原之作騷一也。歷言羿浞比今日之讒諂者也。楚將不復爲楚也。慶幸澆隕望後日之與楚者也。是之子孫尚有能爲少康者乎。蓋知懷王之不復返而殷殷焉盼之後人也。少康之中興未

幾。而桀復敗之。亂多治少。今古皆然。繇桀而紂。何可勝道。然非其祖宗之咎也。追念禹湯以及成周。其儼敬論道心法治法。何一不謹。舉賢授能。三代一轍。總之循繩墨以去頗而已。黨人之背繩墨以追曲。尚可令三代之君見且鬭哉。皇天無私。非茂行不歆久矣。有德乃有土。存乎所用之久矣。君胡不開焉低徊以思。向所欲奔走先後。追前王之踵武者。茲且瞻前顧後而已。無以效之于君。而與相視于民。計其所循未

有非義而可用。非善而可服者也。用此下土之[illegible][illegible]
為用者也。從吾初服判獨離而不服者。總以善而斷
其服者也。凡民皆然。而謂臣可改以事君乎。民之德
天覽之。民之計我相觀之。天之目寄于吾之目矣。無
有異矣。天欲擇主而無可輔。原欲計民而無餘計。天
與原交困矣

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
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

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品哀朕時與獨困窮乎此時相應霑襟浪浪與太息
掩涕相應文心節奏之妙在于陳辭自寬破涕爲笑
乃不覺忽然淚下止不得說不得淒黯至此
箋既悼世變而因以自悼焉向所云九死其未悔者
今似不能不悔矣不悔之于初不能不悔之於終矣
文類之所置者日終殊怖其終故置其初也此日怗
也初猶未悔堅于初益悔于終也非變節也君不我

懟死而無溢于君。是以惜也。后辛之菹醢。又將復見于今矣。其固然矣。姊之所謂終殀者。必驗。原之所謂修吾初者無益矣。前聖之所厚不足以敵姊之所憂。矣。如是而安得不歔欷鬱邑。侯時將刈者。竟無時矣。向哀民生。茲且哀朕時。自哀之不暇。無暇哀民生矣。句哀民生。太息掩涕。未遽沾襟也。茲哀朕時而掩涕。終之霑襟浪浪。不能竟掩矣。涕之下也。其為姊而下耶。雖有重華。無如原何矣。種種欲陳之辭。不得不忽

然咽斷舍重華而他之矣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椉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

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余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暮叶姥索叶穡其叶局下叶戶予叶與

品說重華以陳辭懷慨自歔淚無可下涕霑襟以浪浪蕭條自恰辭不堪陳既爾非絕涕霑衣朕時之不當似乎前聖不足恃胸中無所得矣亟承一語曰耿吾得此中正所哀所得並行不悖文勢善用相形相

反。以施其撥翻。既兩得中正而上征又似乎獨立可以無礙。從步可以無憂矣。朝發以至暮余復爲得無刻可安。無處可住。上天下地。但有顛狂。魂神意識。忽彼忽此善于自道煩亂之際。上下求索一語尤爲前後招應之連環。此言流埃風發蒼梧騰鳳鳥開帝閽縣下而上也。後言登閬風次窮石觀四極周天乃下又從上而下也。路修遠使先驅爲前被則又應前來吾道夫先路。求先而苦求易先。心愈急。事愈不可爲

讀到將罷延佇、其媧眼穿腸斷矣。令研節、令飛躍令

開闢三段互映、欲遲者務阻使遲。欲速者須催使速。

蔽美嫉妬起下、發然而蔽之、嫉妬而折之。路不獲先。

總貫坐此。

遂保前聖以節中。則可以得中矣。量鑿而正枘。則可

以斟正矣。陳辭之中、參合世變。上下古今、盡幾斟酌

於其際。不敢為一往不顧之思焉。覗命之自信太過

又換一番參透、加一番明白矣。故曰至是而默耿得

之也。既明既得於是乎以人間之身。開天上之胖。以宗國之爵聘四方之轍。庶幾胸懷步武益為廓然乎。溘埃風者人世塵埃之中忽然飛騰也發軔蒼梧者舜葬蒼梧陳辭為向重華。則上征屬離重華故軔從此發也。蒼梧為塵世之恒區。懸圃在昆崙之絕頂所謂溘埃而上征也。靈鎖為神靈門鏤之文懸圃之中宮室畢備故舉門以該宮也。靈之門可入而不欲留。帝之閽欲叩而不得入。強與心往往相違也。日漸晦

節者、黃昏爲期、乃靈脩與原之成約。期或一過不可復得。故欲令羲和遲行、以展其期。以竟其路也。勿迫言勿急迫也。上下求索者、原自表其意中之事。經營無盡也。崦嵫爲日入之山。咸池爲日浴之處。扶桑則日出之區。縣圃在西北。崦嵫在西。既至縣圃、又涉遠路總轡扶桑、繇西而之東也。扶桑生東。若木又在西。既至乎東。又轉之西極。折西之若木以拂日者、若木之花其光照地。欲借以助日之大明。而又阻日行之

毋西也。西忽東。東又忽西。顧頻意亂。奔走無已時也。前之不敢少留此之聊逍遙者日將暮而時逼。故於西北之地。少留不敢。迫至追及東方。總轡扶桑。則日且再出。而時不患。不長矣。故相羊無妨也。時迫則望朏。故欲羲和之遲。將長則我可自主。故於花光炤地可以助日者。我且得折之拂之以益吾力焉。於是而望舒飛廉鸞皇。可以惟吾所使矣。乃雷師偏欲與人也。前焉後焉。步步斯且先者。又步步不得。无不如意

之事同嘗八九載。然則遂以未其已乎。告余未者嘗

師也。爲余先者鸞皇也。吾令鳳鳥之飛騰。吾所

慮者日之將暮。羲和未必能弭節。則日不能不暮。吾

令夜以繼日則日不患其暮。以飛取速。夜以繼日益

形速焉。雷之阻我者風且助我矣。飛廉風伯吾所令

任後殿爲者今且添飄風之在前。帥雲霓而來迎矣

向之思上下求索者。茲且總總離合。光采交陸離于

上下間矣。總總衆也。總總離合者望舒飛廉既聽使

令雷師宜有同心乃偈告余以未具此合中之離也飛廉風伯既係在後奔屬則飄風之無定在者原自相判不在紛來之內不在前迎之列乃忽然以相隔者又在前而帥雲霓以相迎此離中之合也局取于意中緣或湊于意外故兼言以結之曰紛總總班陸離也乘埃之意存乎上征以蒼梧視玄圃則蒼梧爲下玄圃爲上以玄圃視帝閽則玄圃扶桑皆爲下帝閽爲上愈征而欲其愈上庶以避塵世之害故終之

以帝閽也開闔倚望者欲見帝之懷急于速見也未其繼日夜之懷總期一迷待自啓闔而後見則遲矣令閽先開闔倚門而望我之至而後見可速志可慰然天上亦豈有此如意之事哉前之日忽忽其將暮矣蓋又將寖睃其將罷矣折若木以拂日者無所用之矣空結幽蘭以延佇而已吾欲以夜繼日而夜之浸睃終不可爲日之昭昭也溷濁不分舉世實多夜景也乘埃上征者不能不仍在塵埃之世也天閽

不可與世路不可避蔽美嫉妬實繁有徒奈之何哉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
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
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紛總總其
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
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
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

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馬叶姥　佩叶備　詒叶異　理叶賴　盤叶　巧叶考

品前云朝夕上征泛言其地處處魂飛魄散此云朝

夕求女。實指其人。刻、刻、意、悲、情、牽。語複而旨互殊、吾
令豐隆、吾令蹇脩、用二複字。與前對豎。總總離合、洄
瀰散美、用二複句。與前對豎。法度嚴整。忽反顧以流
蕩、應前忽反顧以游目。余猶惡其佻巧、應前時俗之
工巧。相觀四極、應前相觀民之計極。日康娛以淫遊、
應前日康娛以自忘。來違棄而改求、應前夏桀之背
違。娛于朝廷之政事。不、容、娛、也、娛于天上之遨遊。不、
妨、娛、也。違于君德之道是。不、容、違、也。違下求女之對

想不妨違也意相反字偏用相同最工造幻
發既已駿駿將罷且不能不繫矣於是不得不復言
朝矣前緤崑崙之玄圃而求見帝茲復再緤崑崙之
白水而求得女發軔爲陸行茲爲水行志白水者爲
溷濁之世嘆也惡埃則乘埃風而上所以避埃惡濁
則避白水而濟所以避濁也帝未易可見而女尚冀
可求則同此低徊崑崙之中念較苦意較悲矣高丘
爲楚山既登閬風忽然反顧而嘆無女者哀楚無可

求之人故欲他往也使楚有人毋須此僕僕矣春宮爲東方青帝之舍前縣玄圃之西以歷扶桑之東此又縣崑崙西北之地以遊春宮之東東者萬物一所主故歷歷欲縣西以之東也原之所佩者以芳茲之所繼者以玉佩不厭多也折若木以拂日不能得之于天折瓊枝以繼佩尚可恃之於已也且求女而無以詒之未易致也吾將以道吾意於下女而因以遂夫神女焉不直言詒女而言詒下女者無媒而遥進

非禮也故不敢言詒女而言析擇下女在所可詒也
有可詒者有不可詒者下女則自致之虙妃則解佩
而託之蹇脩可不可之別也前云雷師告余以未具
忿然不肯綏依雷師而急託繼日夜之鳳皇至此又
不得不託豐隆之雷師以求虙妃矣前嗔之玆又望
之矣求則藉豐隆冀其勇以速也理則藉蹇脩冀其
婉以達也虙妃溺水而死原負自沉之死志男則欽
彭咸女則覓虙妃各從其類也君嘗與我有成言後

乃悔遁而有他、前言散矣。結言者、固結之而俾毋適毋散也。虙妃為伏羲之女、謇修為伏羲臣、俾其臣以求其女也。紛總總其離合者、無女則為離。相下女之可詒則離。而若可合。求所在、託謇脩。則在於合與離未定之間。情緒交錯。則總總之謂也。所見女之與所見帝。同一況也。繽紛離遷者、謇俗之不效。虙妃之不我許也。妃不我許、如纖絲者經之有緯。如引絕者纏之有纏。彼自守其一定。不因我而遷移也。所謂使若

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也於是朝濟以登者、不、得、不、久歸、矣。暫舍於窮髮、而終返於洧盤、洧盤之水、出崦嵫、山、始之濟白水、遊春宮、緣、西、而、之、東、者。茲復從春宮、歸崦嵫、則、緣、東、而、仍、之、西、矣。濯髮、以自致吾潔也。濟以自水、濯以洧水、總之遊洄瀾之世也。驕傲游遊、原之自道也。虙妃不我許。吾自保吾之內美而已。雖哀無、女豈肯、發、志、未、嘗、不、蕳、自、命、也。未、嘗、不、靜、自、樂、也。保厥美以驕傲、日康娛以淫遊、姑玩世肆志焉可乎。

上官之誣原非我莫能爲在於驕傲衆女之謠諑在於善淫至此而皆不復自辨矣任爲驕傲爲康娛以實彼之言不必喋喋於不傲不淫矣益自堅之中深苟自嘲爲既而又自譽曰康淫傲驕何嘗卻損吾之内美然雖信美而於禮法有越矣何不遂棄宓妃而別改求賢女乎既從白水春宮窮發洧盤遍歷東西亦可從白水數處之外再歷南北是之謂覽觀四極焉周流乎天余乃下昔所謂下而索也登閬乘雲皆

為上索。不可遇故又下索也。言觀下而歷之周流乎天者。從天視下所視始齊也。始之返顧高丘未嘗不相觀乃竟無人也。虛妃有人矣不知其所在不得而見也。故曰見有娀望瑤臺有人矣。有在矣得而見之矣。直謂媒耳。使鴆為媒而鴆反讒間將令鴆為媒而鴆則佻巧而媒無一可託焉。然則棄媒自適乎褻有所禁矣。爰再擇媒莫如向者為我飛騰之鳳皇可託以受詒。下女之事斯媒之最良哉。既已自快又自

鶩也。鳳凰既旣肯受我之託、為我致詒。然提足之中、、、、尤有提足者。猶恐高辛之我先、而鳳凰之未足畢、吾事也。處妃不可得。有娀又不可獲。然則已矣。將逃之他國。如彼少康、得妻于二姚者乎。及其未家而先留之可乎。庶幾不恐先我乎。乃又有懼焉。懼理弱媒拙。能先而不能固也。不能固則結言可以仍渝。先無益也。向藉豐隆、欲以威強索之、向序鳴鳩、恐以佻巧敗之。流者不足賴、巧者不足使、弱且拙焉、而又無可遣

狐疑猶豫、欲集無止、於此極矣。冀余助矣。溷濁之世、蔽美稱惡、日深一日矣、其間引古女、於溺水宓妃之外、獨屬之簡狄二姚者、簡狄生契、思得賢佐如契。偕與事者也、二姚則係少康國亡、逃之他國、娶二姚以爲妻、更復重興、原料楚之必至於覆滅。思有中興如少康者、故又以寄意也。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古叶故

品四語結上叩閽求女二段、文陣畧一小住。與既替又申同法。彼以既替慮纏、結紉佩舉擅滋樹諸語、以又申攬茝結蹇露落英矯貫諸語此亦兩語雙結、字句皆從一例。

箋此總承朝發蒼梧朝濟白水、而重致涕噫也。閨中邃遠則四極以新求女、終不可求之說也、哲王不寤、則卽叩閽以新見帝、終不可見之說也女與帝兩不獲諧。則此當復何所游。將游之洞淵之世入乎。彼窮

疎戒甚矣。永懷朕情而不得發矣。嘿嘿自恐。而不能忍也。人以爲齎身之事。而原以爲終古之恨。以爲當身之事可忍也。以爲終古之恨不可忍也。身爲宗臣。孤負宗國。壞一時者。壞終古者也。若之何其忍而與此也。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

何懷乎故宇。慕叶綿

品前數段急拍促節矣。此復託之巫占、緣言、之長言、

。之文勢善取懸索蔓茅與索胡繩相應。我尚得自主。

則所索在求芳。我不敢自決、則所索在設占。兩美必

合、應前僕美。改求。孰信修、應前吾好修。無狐疑、應前

心猶豫而狐疑。

變情不能忍。而又終無可適。於是借占以發之。原之

意中叩帝求女。占之詞中。但言求女而不及叩閽。帝、

一而已。既不得見無緣強也。女則可以旁求緣前代
以及今日。緣一處而及四方。尚可通焉。不以閨中之
遼遠。遼爾絕望也。紛有內美者原也。兩美必合。自當
有助原之美者也。楚國無有慕原信原者。九州之博
大自當有之。何必楚哉。心猶豫而狐疑、原之所戀戀
於有娀也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占之所勸遠觀于九
州也。覽觀四極。原未嘗不知九州之可遠逝。而卒自
知之又自迷也。故勉之也。原向九州而覓女。九州之

人亦求美而覓原。彼此互相求也。所謂兩美其必合也。芳草者原所意戀。使九州有女而無芳草。則原意或未易決。故又申言何所無芳艸也。求女佩芳兩者

九州均有之。故宋眞不足懷矣。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佩叶備

咕大聲痛哭顏人一番。爲申椒揭其聲價。豈否……
能賞也。下瓊佩蔽折、
變此承古詞之既畢。復悵然自念也。古所云故宇之
不足懷者。低徊思之。果不足懷。幽昧以眩曜者衆人
也。彼不能察余之善惡者也。幽昧以險隘者黨人也
彼則好惡務與不肯察余之善惡者也。謂艾可服。謂
蘭不可佩。好惡相反。一至於此。女頦所詈殆室而原
不服者。衆人實孤要矣。豈乎既不知芳。又安能知玉

吾向之折瓊枝以繼佩。廣冀見知者、總與香佩俱歸無用於。抑又有甚焉。不惟謂艾可服、而且取及糞壤以充囊。不惟謂芳不可佩、而且誣衆芳為不芳也。倒置至此、愈極矣。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

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艸為之不芳

迎叶御 調叶同 媒叶迷

品禹湯堯舜文武巳經歷數。此又從巫咸口中再歷數一番。懷古之情。前修之志。三復不能已。復得津津有味。百艸不芳。與前謂申椒其不芳。互相翻洗。前罵黨人毅然色壯。物性有皆。蘭椒決無不芳之理。小人

其如我何此惝然神驚時勢迶遷恐百艸盡落鳴鴂之口雖君子亦當懼矣佳處尤在借占語相勉及時伏下變而不芳之案文陣如環

變既已信占之所謂凶故宇難懷亟宜從占之所謂吉九州當逝乃占勉之以毋狐疑者又猶豫而尚存狐疑也一占未決爰再占焉靈氛之占吉凶出於一人之獨斷巫咸之定吉凶則合百神之至止山靈亦代我迎神焉揚靈告吉信有倍焉者矣靈氛之言猶

就求女之一事求咸之言則叶陳辭之至理。非[illegible][illegible]之莊論矣。其曰勉陞降以上下、所叩閽之所謂上下求索。班陸離其上下也。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論道。則陳辭之所謂循繩墨而不頗、與湯禹儼而祗敬、也。其曰摯咎繇而能調、說築丁用。望得舉而成言、甯又即陳辭之所謂舉賢才而授能也。此咸之言、曾曾、與原相合者也。苟中情其好脩、又何必用夫行媒。則專翻求女之案、爲求女之難、使鴆鳩兩爲媒而不堪

用欲無媒自適而又不可最爲狐疑莫深于此而忽然决之曰何必媒也說以夢望以卜寗戚以歌玆三者皆莫爲先容忽然作合是無媒之榜樣也玆原所欲効忠于君者甚急甚艱而亟成所云作合于君者則甚奇甚速矣無故而合背之人何幸日進而疏令之辰何不幸也原之言曰日忽忽其將暮時曖曖其將罷一日之中常恐不及成之言曰及年歲之未晏時亦猶其未央一歲之內不忠無期原之言曰嘗人

嫉妬謂申椒其不芳所愛者在人情咸之言曰鵜鴂
先鳴百艸為之不芳所愛者在天運此咸之言層層
與原相反者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
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艸兮今直爲
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爲可
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離叶鶯 茅叶謀 化叶虎爲反

品承上有艸不芳。便可直入蘭變蕙化。却先從瓊佩作一低徊。然後跌入時變。文勢善于順中取逆。鳴騶不芳所感者有[illegible]非謂蕙蘭也。繽紛猶艾失時落節資者亦不可保。列其下焉者乎。於爲萬人寬一層退

於遐想千古號呼起滋又更深一層一着於是厭
美應前保厥美何芳之能祗應前湯禹儼而祗敬祗
祗敬也變芳不知敬芳知敬則必不敢褻而委之矣
賣剩名矣專佞慢慆與能祇刑及說湯卑與江離蘭
而屈江離睦揭車之榮至此不堪睦屈
變此不成占之既果而又悵然自念也成所代恐者
百艸不芳爲原之芳佩處而原所自恐者尤爲瓊佩
處俗人之識甚淺玉佩芳佩總所不知在我之寶並

惜惜玉惜芳欲其兩全苟一佩被壞一佩猶存尚可
自慰若兩壞焉愁難堪矣此原之所以驚心於芳而
亟先言壞也前日覽察未得豈理美之能當悲人之
下能察瓊佩也此日薆然蔽之非惟不能察且不肯
察矣衆人雖工蔽美玉之假不揚玉之質無傷也隄
防黨人則尤恐其毀吾玉而折之焉下手拔毒勢必
至此又不止於不肯察矣恐黨人之折玉既不敢銜
玉以示它人嘆天時之變芳復無餘藉芳以明故我

爾儕於是乎變川爲原與自饒亦自愧矣向者實人
謂由械其不芳如也非真也若自在也茲者蘭芷變
荃蕙化天道物理變動黨人以口實責矣非如矣尚
歎曰余情其信芳乎哉撫今追昔何以至斯慨嘆之
餘殆非其故而不可得忽焉惘然又忽而了然曰豈
有他故哉世莫好脩賢者孤立因而改節比比皆然
豈止此耳使天下有好脩之人則德隣互佐同調奚
吹必無有茲日也於是而又致嘆焉他舟易變固不

是道幽谷之姿不以無人而不芳可恃莫若蘭芷爾
逕此乎與芳之實而客列芳之名俗不重芳以此從
俗因兩美之不得合遂自委其美也蘭之隱情吾知
之矣罪在此也矣椒之罪則有甚焉蘭之不芳止於枯
槁自弃求致為倿也求以學人之慢慆也椒而專佞
為之百醜具備非僅不芳也樧之罪又有甚焉蘇[illegible]
樧以充幃棄實逕與尚湛身入乃欲與同充夫佩幃
不愈變愈下口不忍道耳不忍聞總之雜錄於下進

而已競進而不厭者衆人也進不入而離尤者只之
安於不進此士君子之志節自存以于競進則人世
之變態何盡既于既務而欲自祗其芳尚可得乎非
人之甚已也實已之自擇也意有所不能靜則勢有
所不能守固其所也芳者人人之所同而能祗與不
能祗殊者于進不于進之異也蓋才賢變節之病根
上下千載綜原一語抉盡矣咸所云鴂鳴不芳氣序
爲政歸之于天原所云于進不祗貪婪爲病歸之于

人始之撫今昔而可嘆者茲則無從可覺而但有可限矣時俗之工巧有志者所不問時俗之流從無志者所逐波椒蘭既爾又況其他揭車江離不堪再問矣

惟芳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洙叶述下叶戶

治不芳之後所自說考文心帶于穢中取其菲菲難

虧應前非非獨並將質來虧和調度應前不光

變此原既棄世而又鄭重用道也茲佩即衆芳之假

也衆世之蘭芷蕙椒揭車江離既已與俗皆變種種

不足貴矣然我之茲佩求皆同變也可貴自在也樹

蘭滋蕙之意猶昔也扈江離與辟芷之意猶昔也畦

揭車之意猶昔也衆人之於芳委厥美以從俗自委

之也吾之芳委厥美以歷茲縱爲人所委棄而吾固

歷至今終不與俗從也雖虧未沬始終以之不分今

昔也。沬、水沫也、凡芬敗。則濕蒸而生黰黰、如沫也。原之游、于、觀、芬也。和調度以自娛者、原自有原之聲調。自有原之製度也。和者合衆香而和之也。復言求女者、世既無與我同芳之人。不得不別求也。周流觀乎上下、則仍上下求索。陞降上下之說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

脩遠以週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行叶杭　疏叶須　予叶與　待叶持　邈音莫

品前曰瓊以纖佩於芳之外特取玉爲又曰豈珵能當恐瓊受折未敢專恃玉也到此而所珍所恃乃全在末瓊羞瓊粻則朝飲蘭露餐菊英之旨也雜瑤爲車則即雜杜蘅之旨也玉鸞玉軑復無一而非玉爲爵爵與誇芳相對文陣甚整朝發天津夕至西極與前朝發蒼梧朝濟白水凡三復而意各變前係原自抒懷此則從古之言也抑志應前屈心而抑志讒人所欲抑我者今吾前詘而自弭守法同顧處淒涼[illegible]

端

篓盬氣巫咸兩皆致吉此承盬氣而不及巫咸之吉

占者咸之占援引帝王理解弘淵比氣尤勝而聯命

雖遂不敢徼倖原之所慮在於有媒猶恐未合而咸

乃曰何必用夫行媒此豈易冀之事哉氣之言在避

禍求女何必九州以覓賢意專責原而咸之言則望君

之為桓為丁為文王為湯禹意專責君此又豈易期

之時哉是以偏從氣而歷吉將行也篤言出遊以寫

我要則何必懷故守之說直可用也瓊枝瓊靡即向之瓊佩也向以爲佩而今以爲羞爲粻吾之所以用玉者多途矣向之瓊佩惟恐蕙人之折之茲則折取其枝精鑿其屑無往而不有用任黨人之妬我折我而吾之所以禦之者多術矣芳落則可飧玉碎則亦可飧甚哉原之廣于用芳廣于用玉也駕飛龍而雜飾瑤象焉欲速亦欲文也以瓊玉備飧亦以瑤玉飾車又一用玉之法也來芳既已多變故聲言玉也玉

鬻玉軼、旋取諸玉焉、又一、用玉、之、法、也、芳可以及次

玉舐以自珍不能及物則祇自珍故從前皆言芳至

失意而始專言玉也吾將遠逝者向爲吉占將以遠

逝、猶有狐疑焉今無可狐疑矣疏曰自疏者世既棄

我我亦棄世已矣已矣不待邅人之疏我矣邅吾道

夫崑崙者環轉而周此山也篇內言崑崙者與此而

三玄圃爲一至閬風爲再至皆崑崙之巔至矣未周

也此則欲環而周之語複而意則遍換矣路修遠以

周流者環轉此山故路倍修遠也揚晻靄去障蔽也鳴啾啾志和聲也前縣玄圃至扶桑綠閒風遊春宮皆自西之東此回旋崑崙而專曰西極曰西皇曰西海不復言東也東南為發生之區[illegible]肅死之地原始合悲窮恨以西北之陰慘為終局而不復有發主之望乎世將不可治身將不可惝乎鳳凰翱翔向所屢託以為回志者故隨所往而思與之偕也求女非鳳凰不可使獨行亦非鳳凰不可偕也亦水出崑

崙、前於玄圃不肯少留。閬風亦急他遊。此獨從容。遵于赤水者。前係緣崑崙而他之。意不在崑崙。故取去之。此欲遵吾道于崑崙。故徐遵而容與也。遵赤水則皆水行。故言津言涉。槩歸水況也。陞天而謁帝閽不得如意。涉水而謁西皇。尚冀如願。原之又一轉念也。騰車使徑待。既渡水而就陸。前為之備也。騰、飛騰也。言遠也。路遠。故愈欲車速也。徑待使之預待也。衆車以備更換。預待以備承接。其或軸壞馬瘏。有此更

換、承、接者。預爲之所。庶不至無備而底滯乎。崑崙在西北。不周山又在崑崙之西北。既迴轉於崑崙。又左轉於不周。西而愈極北西。爲西海。則又蘇陸而水矣。西方之地於此窮矣。故曰行之以爲期也。屯余車其千乘。即騰待之衆車也。不渡水而仍從陸。則前日預待之車。今日更換之用也。昔之鳴玉鸞者。茲復齊玉軑。昔之駕飛龍者。茲復駕八龍。昔之揚雲霓者。茲復載雲旗。所歷之西方固已遍矣。將發之乎地至此而

蓋志至此而竭前欲羲和弭節以待我之速行言
自抑其志自弭其節不復求行矣志欲有為則急意
已無抑則逍遙縱之娛既止終有高馳之神而已不
得逍遙而偷閒無事奏歌舞韶抑假日以媮樂而已
向之既重華而陳辭許多莊論許多雄心茲之奏九
歌而假日莊語付之[illegible]心付之冷灰矣向之嗟
歎人同偷樂惟恐日之將暮不肯同彼偷樂之事茲
之假日以媮樂去偷樂者幾何乎論旨以鋪覓憤于

此莫痛于此。一任夫日之森。無復抱憂郎幸而目之不森無復可為矣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illegible]僕夫悲。余馬懷兮。惓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屈從婾樂後接入忽脫。愁從中來已亦不解其故。寫得光景惝怳凝迷。住處尤在不自言隱。但曰僕悲馬不行。僕何所戀焉何所知。特以舊鄉之故。期當乃處。

非一死必不足以報君決從彭咸祖國所自行意
俟之非過也
箋此承高馳婾樂而言也達騁則窮極于浩蕩衛遊
則窮極于登天神馳遨遊庶幾陟彼陞皇以永為婾
樂之㠯不別人世乎而忽然又臨睨乎舊鄉也從容
視下不能不見從樂生悲又不能不愁也僕夫猶知
悲余馬猶知懷而況國之宗臣乎嗟乎所謂從靈氛
之吉占者至此而愈從之正愈不能從矣氛言固甚信

所而求之何必懷故宇吾亦曰國無人莫我知何必
懷故都此與氣同者也氣曰兩美其必合當向九州
而從美女之所在吾因莫足與為美當向水中從彭
咸之所居氣欲其生原矣以死欲用從水之居彷不
肯也尚恐言哉